

传奇故事
跌宕起伏

出家人有“五戒与十善”之说,那么,海严的所作所为算什么呢?至少也算行为不端。如依戒律,应按“摈逐”进行处罚,即摈出僧团,等于开除或除名。如果海严受到这样的处罚,那可是生不如死了。对海严来说,为了能永远和心爱的人在一起,他时刻盼望能找到一个向住持提出还俗的理由,这个理由最好是冠冕堂皇、顺理成章的。但这个理由能从何说起,又如何向住持开口呢?

35 和尚还俗

然而,海严的想法,海严不说住持又如何得知?梅子已有身孕,梅子不说,海严又如何知道?海严忘了辛勤耕耘必有收获的自然规律,忘了危险正在悄然逼近。

住持虽不知情,但从刚才海严和梅子的行为上已略知一二,他看出了两人已相爱很深,知道两人已身陷困境。说实话,住持舍不得海严,海严是古圣寺的品牌啊。一是帅,海严美男子的容貌吸引了众多善男信女。二是福,海严能用短短几天工夫把《金刚经》倒背如流,这在整个佛教界恐不多见;能把现有的佛教典籍通读一遍,并能熟记其中的重要章节,在古圣寺就他一人。学识渊博、过目成诵,这是古圣寺之福啊。三是财,海严会看相,而且看得非常准,吸引了众多大户人家来寺求吉免灾,是名副其实的善财童子。四是义,海严相信因果!佛法浩瀚,但说一千道一万,不外乎因果两字,除却因果,就没有佛法。因此,在方丈眼里,海严是真正的佛家弟子。

但是,贾勋向来是说一不二的,贾勋的话住持怎敢违背?从爱护海严的角度考虑,住持也得想方设法让海严还俗。

如何让海严还俗?从佛教历史上看,还俗的原因有三种:一是自身不欲为僧侣而除去僧籍者,如心生退堕,或

因世尊之教诫甚深甚难,学道亦复甚深甚难而退出者。二是因犯罪而被逐出教团者。三是奉朝廷之命而还俗者,如北周武帝之灭佛。依照戒律规定,僧尼可以自由舍戒还俗,然而比丘尼还俗后则不得再度出家,比丘可以出家七次。这些都不适用于海严,但遵父母之命还俗确有先例。而且,海严的父母也一直在请求住持促使海严还俗。

一切都顺理成章,水到渠成了。

农历九月十五,古圣寺举行布萨,即全体僧人会议,这种会议每半月召开一次,在此会议上犯戒者可以忏悔。会前,住持也与海严进行了沟通,方丈惋惜了一番,海严推谢了一番,事情就此敲定。

会议进行到最后,住持宣布了海严还俗一事。

住持说:“法师海严,俗名赵峰,既往丛林以来,谨守清规,熟读经书,广修善法,普度众生,实为丛林不可多得之高僧。怎奈其父母年迈,情境困顿,且其父母数次往返,求其还俗。我佛慈悲为怀,不忍伤情,遂责其还家。但海严佛缘牢固,真实拜佛,允其为丛林俗家弟子,从居士戒。海严,你听明白没有?”

丛林即禅院。

海严闻听此言,双手合十,恭敬地答道:“蒙住持慈谕,我海严实心领悔。”说后,向往住持及在场僧众三拜,然后结

斋回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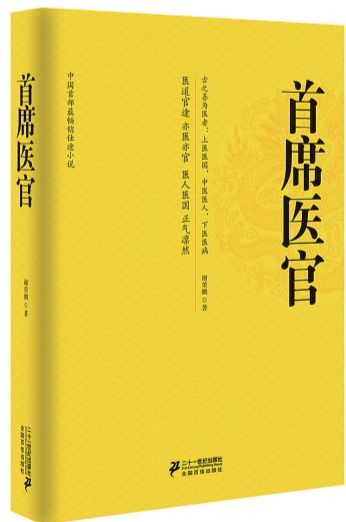
海严还俗后,和梅子各自过着平静的生活。白天,两人厮守一起,相互勉励着寻找古玉的线索,锲而不舍;夜晚,海严回到赵沟侍奉父母,或留在天坑里冥思苦想,梅子则和杨春返回县城。

到了农历十月十五,小雪已过,天气渐渐寒冷,海严和梅子从竹楼搬进窑洞居住,窑洞已用白石灰粉刷一新,海严新打造的家具一应俱全。窑洞冬暖夏凉,很适合居住。

这天早上,太阳出来了,梅子走进了窑洞。海严见到梅子,两人自然免不了亲昵。之后,海严从柴火炭灰中扒出几个红薯,递到梅子手中,看着梅子有滋有味地吃着。海严好像突然悟到了什么,他站起身,等着梅子吃完红薯,说:“走!”然后拿出锄头、铁锨,领着梅子向山洞走去。

刚走到洞口,突然从山洞中传出汪汪的狗叫声,随即从洞里窜出一条狗来,吓得梅子躲在海严身后。那狗护着洞口,并不进攻,只是叫个不停。海严护着梅子,取下连弩,正要射击,那只狼忽然跑了过来,与那狗很是亲密地接触了一番后,狗不但不叫了,还温驯地向海严摇起了尾巴。

(摘自《玉色媛姿》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)



出奇制胜
妙手回春

“对不住,让一让,让一让!”大汉推开人群,准备背起自己的同伴,“我要带他去看大夫了。”

一个专家指着曾毅说:“大夫不就在这里吗?”

人生地不熟的,大汉不想惹事,他背起同伴就走:“我们只看医院的大夫!”

专家们笑了:“医院的大夫不也在哪里吗?”说完,他们赶紧招呼那几位站在华老身边的中医院大夫,那可都是中医院最好的骨伤科医生。

30 华老出手

几位医生走过来,看了看年轻人的情况,问:“这脚是怎么弄伤的?”

大汉此时有点儿迷惑了,这里的医托未免也太多了吧,而且每个人都挺像医院里的大夫。他说:“我们不在这里治,我们要去二楼的骨伤科。”

医生们很不高兴:“你这人怎么回事,你就是去了二楼,还得下来,我们就是骨伤科的大夫。”

大汉不信,背着人低头就走。

曾毅从地上站起来,提醒道:“他们真是中医院的大夫,你不用白跑了,问问楼下医院的人就知道了。”

大汉心中认定了这群人不是好人,根本不听曾毅的话,背着同伴就往楼梯走去,心想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一伙的。

专家们站在那里摇头:“曾理事,你说这种人可恨不可恨,你这么厉害的专家给他治,他还不愿意。我们就在这里等,看他一会儿下来不。”

曾毅连连摆手,说:“我算什么专家啊,你们几位才是专家!”

过了没两分钟,那大汉又背着人下来了,脸上汗珠子乱掉。他挂的是专家号,可到骨伤科一问,人家说专家下楼了。骨伤科的门口贴有专家的照片,他仔细一看,才知道下面的那几个人真的是中医院的骨科大夫。

“几位大夫,实在是对不起,我不知

道你们真是这里的大夫,错怪好人了。”大汉一脸歉意,“麻烦你们给看看吧,这是我表弟,刚才装空调的时候从楼上掉了下来,脚就摔成这样了。”

大夫们纷纷斥责:“你这个人怎么回事,都说了我们是大夫,你偏偏不信。你既然不信大夫,那还跑医院来干什么?有你这样的人吗?”

大汉背着人,他生怕医生不给他表弟治病,眼神里带着乞求:“大夫,我是个粗人,没见过什么世面,刚才有眼不识泰山,你们千万不要生气……”

曾毅上前帮忙:“你先把人放下来再说话,大夫们又没说给不治。”

汪主任也上前搭了把手,等把人放下来,他回头去看那些专家时,只见他们一个个背着手站在那里看笑话,心中不由得难受起来。这么多人,还专家呢,我看加起来都不如人家曾理事一个年轻大夫。你们的医德医风,是不是都丢在家里了。

大夫们奚落了大汉一阵后,才上去一个人,弯着腰在病人的脚上敲了两下。病人顿时大叫:“疼!疼!”旁边的大汉面露不忍之色,欲言又止。

“摔成这样能不疼吗?八成是断了。”大夫很快站起来,并说,“去拍个片子看看吧。”

这时曾毅开始摇头,中医看骨伤,凭的是一种手感,骨头有没有断,一上

手就能摸出来。当然,他也不反对拍片子观察,如果大夫的经验不足,最好还是拍个片子,这样可以做出更直观准确的判断。令曾毅摇头的是这位医生的诊断态度,简直就是敷衍了事……

“大夫,我们这就去拍片子!”大汉扶着他表弟,准备去放射科。

此时那几位专家又开口了:“华老,您是治骨伤的高手,要不您上上手,看看这伤势如何?”

华老对这几位大夫的心思一清二楚,知道他们是想利用自己让那个镀金理事丢丢脸。不过华老没有拒绝这个提议,他现在也有些气不顺,大家平时都那么忙,今天竟然被拉过来迎接这么一位毛头小伙儿理事,这不是拿我们这些专家去捧臭脚吗?欺人太甚。

“行,那就看看吧!”华老背着个手,脸上的表情非常自负,放眼整个南江省,在骨伤这个领域,他还真没服过谁,更不要说一个镀金的专家了。刚才曾毅的表情他也全看在了眼里,那小子到现在连骨头的伤情如何都没摸出来呢。

病人不知道这位华老又是谁,站在那里有些犹豫,不知道是该去拍片,还是该留下来,万一弄错了,怕是又要得罪医生了。

(摘自《首席医官》谢荣鹏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)